



老子翼註

附錄上



服部文庫
117
232
5



117
332
5

老子翼卷之五

北海焦 竝弱侯輯

附錄

秣陵王元貞孟起校



史記老子列傳曰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
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謚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
適周將問禮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
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
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
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
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

老子翼 卷之五

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
 以為罔游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矰至於龍吾不
 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老
 子脩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居周久之見周之
 衰適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為我著書
 於是老子迺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
 去莫知其所終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也著書十五篇
 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云蓋老子百有六十餘歲
 或言二百餘歲以其脩道而養壽也自孔子歿之後

百二十九年而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秦與
 周合而離離五百歲而復合合七十歲而霸王者出
 焉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不老子隱
 君子也老子之子名宗宗為魏將封於段于宗子注
 注子宮宮玄孫假假仕於漢孝文帝而假之子解為
 膠西王卬太傅因家於齊焉世之學老子者則紬儒
 學儒學亦紬老子道不同不相為謀豈謂是邪李耳
 無為自化清淨自正

隋薛道衡老子廟碑曰自太極權輿上元開闢舉天

維而懸日月橫地角而戴山河一消一息之精靈上
 生下生之氣候固以則成庶類亨毒羣品有人民焉
 有君長焉至若上皇邃古夏巢冬穴靜神習智鷄居
 鷄飲大禮與天地同節非折疑於俎豆大樂與天地
 同和豈考擊於鍾鼓逮乎失道後德失德後仁皇王
 有步驟之殊民俗有淳醜之變於是儒墨爭鷲名法
 竝馳禮經三百不能檢其情性刑典三千未足息其
 奸宄故知潔其流者澄其源直其末者正其本源源
 本本其惟大道乎老君感星戴誕莫測受氣之由指

樹為姓未詳吹律之本含靈在孕七十餘年生而白
 首自以老子為號其狀也三門雙柱表耳目之奇陷
 五把十彰手足之異爰自伏羲至於周氏綿祀歷代
 見質變名在文王武王之時居藏史柱史之職南朝
 屢易容貌不改宜尼一睹嘆龍德之難知關尹四望
 識真人之將隱乃發揮象妙著書二十篇率性歸道以
 無為用其辭簡而要其旨深而遠飛龍成卦未足比
 其精微獲麟筆削不能方其顯晦用之治身則神清
 志靜用之治國則反朴還淳既而鍊形物表卷迹方

外。蛻裳鶴駕。往來紫府。金漿玉酒。燕衍清都。參日月
之光華。與天地而終始。涉其流者。則攢落鬻塵。得其
門者。則騰驤雲霧。大椿凋茂。非蟬蛸之所知。溟渤淺
深。豈馮夷之能測。盛矣哉。固無德而稱也。莊周云。者
聃。友秦佚弔之。三號而出。是謂遯天。之形。雖復傲吏
之寓言。抑亦蟬蛸之微旨。皇帝誕靈。縱啟接統。膺期
照春陵之赤光。發芒山之紫氣。珠衡月角。天表冠於
百王。明鏡衢罇。聖德會於千祀。周道云。季多難。在時
九鼎共海。水同飛。兩日與洛川俱斷。天齊地軸之所

蛇食鯨吞。銅陵玉壘之區。狼顧鴟時。黃延姦究。鄣阻
兵禍大。縱毒螫將。遍函夏神謀。內斷靈武。外馳應攬
槍而掃除。仗旌鉞而斬伐。共工既翦。重立乾坤。蚩尤
就戮。更調風雨。宰制同造化之功。生靈荷魂魄之賜。
萬方欣戴。九服謳謠。乃允答天人。祇膺揖讓。升泰壇
而禮上帝。坐明堂而朝羣后。昔軒轅顓頊。建國不同。
大昊少昊。邦畿各異。舜改堯都。夏遷虞邑。歷選前辟。
義存創造。惜十家之產。愛兆民之力。經始帝居。不移
天府。規模紫極。仍據皇圖。下宇上棟。務存卑儉。右平

左城聿遵制度朝夕正殿不別起于鴛鴦升降靈臺
豈更營于鳩鵲憂勞庶績於首倉生念茲在茲發於
寤寐棘林肺石特降皇情祝網泣辜深存寬簡草纓
知恥畫服與慙天無入牢之星地絕城牛之氣延閣
廣內考集羣典石渠壁水闡揚儒業綴五禮於將壞
正六樂於已崩總章溺志之音大師成功之頌承華
養德作貳東朝外正萬邦內弘三善兩離炳耀重日
垂明永固洪基克隆鼎祚重以維城磐石多藝多才
良佐寶臣允文允武爲玉室之蕃屏成神化之丹青

致世俗於濶塗納烝民於壽域旄頭垂象窮髮成形
獯獫作患其來久矣無上策以制之用下策而難服
自我開運懿德戡兵感義懷仁稱藩請朔稽顙款塞
匍匐投掌特犴夜郎之所靡漠桑榆之地咸被聲教
竝入提封閩越勾吳不行貢職夫餘肅慎無絕夷邸
遐邇禔福文軌大同自三代之餘六雄競逐秦居閭
位漢雜霸道魏氏則虐深華夏有晉則化成夷狄隆
斯以後粹駁不分帝迹皇風寂寥千載天命聖德會
昌神道變億兆之視聽復三五之規模固以幽明替

協符瑞彪炳千年靈蒸著天性以效徵三足神鳥感
陽精而未質春泉如醴出自京師秋露凝甘徧於竹
葦星光若日雲氣飛煙三農應銅爵之鳴五緯叶珠
囊之度信可以揚鑿動蹕肆覲東后玉檢金繩登封
岱岳而謙以自牧爲而不宰尚寢馬卿之書未允梁
松之奏在青蒲之上常若乘奔處黃屋之下無忘夕
惕雖蒼璧黃琮事天事地南正火正屬神之視猶恐
祀典未弘秩宗廢禮永言在里尚想玄極壽宮靈座
麋鹿徙倚華蓋剝壇風霜凋弊乃詔上開府儀同三

司亳州刺史武陵公元胄考其故迹營建祠堂皇上
往因歷試總斯蕃部猶漢光司隸之所魏武兗州之
地對苦相之兩城繞渦穀之三水芝田柳路北走梁
園沃野乎皋東連譙國望水置棊揆景瞻星擬玄圃
以疏基橫玉京而建宇雕楹畫栱磊砢相扶方井圓
淵參差交映尊容肅穆仙衛儼而無聲神館虛閑滴
瀝降而成響清心潔行之士存玄守一之儔四方輻
湊千里波屬知如在之敬申醮祀之禮顯仁助於王
者冥福資於黎獻允所謂天大道大難幾者矣若夫

名言頓絕幽泉之路莫開形器不陳妙物之功難著
騰茂實飛英聲圖丹青鏤金石不可以已而在茲乎
歲次敦并律中姑洗大隋馭天下之六載也乃詔下
臣建碑作頌其詞曰悠哉振古邈矣帝先四紀維地
八柱承天叢生類聚廣谷太川至道靈運神功自然
五精應感三微相繼樹以司牧執其象契帝迹慙皇
玉猷謝帝上德逾遠淳風漸替時乖澹泊俗異沖和
尚賢飾智懸法張羅內修尊俎外事干戈魚驚網密
鳥亂乃多真人出世星精下斗龍德在躬鶴髮垂首

解紛挫銳去薄歸厚乃前月角天長地以小茲五嶽
隘此九州逝將高蹈超然遠遊青牛已駕紫氣光浮
玄門洞啓神化潛流賴鄉舊里涓川遺迹古往今來
時移世易靈廟凋毀祠壇虛寂九井生桐雙碑碎石
維皇受命乃神乃聖響發地鍾光垂天鏡宇宙開朗
妖氛蕩定曜魄同尊參神取正流沙蟠木鳳穴龜林
異類歸款萬方宅心鴻盧納賁王會書琛青雲千呂
熏風入琴化致鼎平家興禮讓永言柱下猶慙太上
乃建清祠式圖靈狀原隰爽塏亭臯彌望梅梁桂棟

曲檻叢櫺煙霞舒卷風霧淒清仙宮就位羽客來庭
穰穰簡簡降福明靈至神不測理存繫象大音希聲
時振高響遐邇讚頌幽明資仰敬刊金石永播天壤
敬叔師仲尼仲尼謂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而達今
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敬叔言於魯君
曰孔丘聖人之後將達者也受先臣之命屬臣則必
師之今孔子將適周觀先王之遺制考禮樂之所極
斯大業也君盍以車乘賚之臣請與往魯君與車一
乘二馬二豎子敬叔俱至周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苴

弘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則察朝廷之度觀明堂四
門之墉有堯舜桀紂之象各有善惡之狀興廢之戒
焉又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而負斧戣南面以朝諸侯
之圖嘆曰吾乃今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王也將
去周老子送之曰富者送人以財仁者送人以言吾
竊仁者之號送子以言凡當世之士聰明深察而近
於死者好議人之非者也博辨閑大而危其身者好
發人之惡者也爲人臣者無以有己爲人子者無以
有己自周反魯道彌尊遠方弟子之進者蓋三千焉

孔子歎曰自南宮敬叔之乘吾車吾道加行不然吾道幾廢矣今禮記所引吾聞諸老聃皆是孔子問老子而得禮之要也

王子季拾遺記曰老君居景室之山與世人絕迹唯老叟五人或乘鳴鶴或著羽衣其譚天地之數所撰經書垂十萬言有浮提國獻善書二人乍老乍少隱形則出影聞聲則藏形時出金壺器中有黑汁狀若淳漆酒木石皆成篆隸科斗之字記造化人倫之始老君所撰經皆寫以玉牒綴以金繩貯以玉函及金

壺汁盡二人乃欲剗心瀝血以代墨焉此乃洛州景山大室少室也所說九變長生等經有百萬篇多藏名山石室秘而未行今所出者約六千卷

關尹子尹喜仕周昭王為大夫善天文豫占東南真氣狀若龍蛇而西是月融風三扇天理西行知有聖人度關乞出為函谷關今昭王癸丑五月壬午紫氣浮空有老人駕青牛白舂車諸子駭乘徐申為御將度關喜迎拜下風則老子也喜曰大道將隱強為我著書遂館終南艸樓師事之明年甲寅授道德五千

餘言包絡天地玄周造化君臣民物罔不該備尊道
德小仁義所以尊皇帝小王伯大抵以明天道明人
道正君心正民心其日以正治國以奇用兵曰偏將
軍居右上將軍居右凡數章頗類褒貶五伯之風學
者疑昭王時伯業未著或指授經為敬王時殊不知
夏商之衰昆吾大彭豷韋已自稱伯觀昭王江上不
返固不待齊楚秦晉之出而伯者之風亦已見矣此
老聖著道德所以兼功力而言也按乾象河鼓三星
主天子三軍中星大將軍左星左將軍右星右將軍

夏官上大司馬王五軍大國三軍已載之用禮及考
穆王內傳言王西還上終南修草樓則知授經為昭
王時明矣關尹亦自著書九篇名關尹子自時其徒
晉公孫平鉞字計然學於老子敬王二十五年南遊
楚平王禮聘問道既而適越范蠡師之授蠡書十二
篇名文子有平王問道章句踐位以大夫越伐吳蠡
諫曰兵凶器戰逆德陰謀逆德好用凶器上帝禁之
行將不利引文子語也句踐不聽敗於夫椒囚石室
賂太宰嚭得歸嘗膽圖殺吳既治計然曰句踐長頸

烏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安樂蠡用其策從五湖
 遊計然亦佯狂遊封禺之地嘗登山籌隱今吳興計
 籌山是也列御寇居鄭圃四十季人無識者安王四
 年著書八篇明老子之道莊周字子休號南華子顯
 王二十季楚聘為相不就隱濠上漆園著書五十三
 篇名莊子今存三十三篇若夫庚業楚南榮趨崔瞿
 柏矩士成綺尹文子之徒皆當時師事老子傳其道
 各有著述載在典籍然老子遊歷商周亦已久矣其
 親見猶龍如孔子者可無若人自司馬遷以老韓同

傳而老氏之門人失紀遂使孔老通家之學後世無
 傳焉惜哉

老子之稱經自漢景帝始也吳闞澤對太帝曰許成
 子原陽子老子莊子皆修身自玩放暢山谷縱汰其
 心學歸澹泊至漢景帝以黃子老子義體尤深改子
 為經始立道學勅令朝野悉諷誦焉

班固載老子鄰氏有傳傅氏徐氏劉向皆有說傅氏
 三十七篇鄰氏四篇徐氏六篇劉向四篇惜乎其書
 之亡久矣今世所傳老子道德經或總為上下二篇

或分八十一章或七十二

河上公分八十一章以

三十七章下經法地地數偶故有二十四章嚴遵乃以陰道八陽道九以入行九故七十二章上四下三十二章全與河上公不合

觀復高士謝守灝曰道德經唐傳奕者數眾本勘數其字云項羽妾本齊武平五年彭城人開項羽妾塚得之安丘望之本魏太和中道士寇謙之得之河上丈人本齊處士仇嶽傳之三家本有五千七百二十二字與韓非喻老相參又洛陽有官本五千六百三十五字王弼本有五千六百八十三字或五千六百

一十字河上公本有五千三百五十五字或五千五

百九十字并諸家之注多少參差然歷年既久各信

所傳或以他本相參故舛戾不一史記司馬遷云老

子著書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但不滿六千則是五

千餘矣今道家相傳謂老子為五千文蓋舉其全數

也見老君實錄

杜光庭云五千餘言亦不確定其數文質相半義理

兼通局字數而妨文剪支勢而就數皆失其旨也司

馬遷云五千餘言則不定指五千字矣其有刪文約

數俯就四千九百九十九言而云析三十輯字為三十以滿五千字此又膠柱刻舟執迷不通也

杜光庭箋註六十餘家則有節解上下老君與內解

上下尹喜以內修想爾二卷三天法師張河上公章

句漢文帝時降居來州嚴君平指歸十四卷漢成帝

名山陽王弼字輔嗣魏尚書郎南陽何晏字平叔魏河南

郭象字子玄魏穎川鍾會字士季魏隱士孫登字公

帝時人晉僕射太山羊祜字叔子沙門鳩摩羅什西

胡人苻堅時自玉門沙門佛圖澄後趙時西國胡僧注上十二卷

門僧肇晉人注梁隱居陶弘景武帝時人自日范陽

盧裕後魏國子博士劉仁會後魏伊州梁吳郡徵

士顧歡字景怡南齊松靈仙人隱青溪山無晉人河

東裴楚恩注二秦人京兆杜弼注二宋人河南張憑

字長宗明帝太常博士注四卷梁武帝注道德梁簡文帝作道德述

清河張嗣注四卷梁道士臧玄靜字道宗作梁道

士孟安排號大孟作梁道士孟智周號小孟梁道士

竇略注四卷與武帝陳道士諸糴作玄覽隋道士劉

進喜作疏隋道士李播注上亦唐太史令傅奕注二

義音唐魏徵作義五卷法師宗文明作義五卷胡超義疏十卷

道士安丘作指歸五卷道士王玄辯作河上公釋義十卷諫議大夫

肅明觀主尹愔作新義十五卷道士徐邈注四卷直翰林道士

何思遠作指趣二卷衡嶽道士薛季昌作金繩十卷

洪源先生王觀注二卷玄珠三卷法師趙堅作講疏六卷太

子司議郎楊上善高宗時人作道德集注真言二十卷吏部侍郎賈至

作述義十一卷道士車若弼作疏七卷任真子李榮注上下二卷

成都道士黎元興作法義四卷太原少尹王光寂作契原注二卷

道士張惠超作志玄疏二卷龔法師作集解四卷通義郡道士仕

太玄注十卷道士沖虛先生殿中監申甫作疏五卷岷山道

士張君相作集解四卷道士成玄英作講疏六卷漢州刺史王

真作論兵述義上下二卷道士符少明作道譜策二卷玄宗皇帝所注

道德經上下二卷講疏六卷

河上公嚴君平皆明理國之道松靈仙人魏代孫登

梁朝陶隱居南齊顧歡皆明理身之道符堅時羅什

后趙圖澄梁武帝梁道士竇略皆明事理因果之道

梁朝道士孟智周臧玄靜陳朝道士諸糅隋朝道士

劉進喜唐朝道士成玄英蔡子晃黃玄曠李榮車玄

弼張惠超黎元興皆明重玄之道何曼鍾會杜元凱
王輔嗣張嗣羊祜盧氏劉仁會皆明虛極無為理家
理國之道此明注解之人意不同也又諸家稟學立
宗不同嚴君平以虛玄為宗顧歡以無為為宗孟智
周臧玄靜以道德為宗梁武帝以非有非無為宗孫
登以重玄為宗宗旨之中孫氏為妙矣

廣川董道藏書志云唐玄宗既注老子始改定章句
為道德經凡言道者類之上卷言德者類之下卷刻
石渦口老子廟中又云唐道士張道相集注道德經

七卷凡三十家其名存者河上公節解嚴遵王弼何
晏郭象鍾會孫登羊祜鳩摩羅什盧景裕劉仁會顧
歡陶弘景松靈裴處思杜弼張憑張嗣臧玄靜孟安
期孟智周寶略宋文明褚采劉進喜蔡于是成玄英
卓惠弼今攷之新舊唐書藝文志則又有毋丘省之
湘逸其姓程韶王尚蜀才袁真釋惠嚴惠琳義盈梁曠
樹鍾山傅奕楊上善李允愿陳嗣古任真子馮郭玄
景先生楊上器韓杜梁武帝梁簡文帝賈大隱許謫
仁譚劉仲融王肅戴詵玄宗盧藏用邢南和馮朝隱

白履忠李播尹知章陸德明陳庭玉陸希聲吳善經
 孫思邈李含光四十家而道相所集郭象劉仁會松
 靈裴處思杜弼張嗣臧玄靜竇略宋文明褚彙劉進
 喜蔡子晃車惠弼此十四家不著於志按志稱道相
 集注四卷而董所收乃有七卷恐後人之所增也我
 朝崇寧中再校定道藏經典此書藏中已不復見其
 餘諸家僅存玄宗河上公嚴遵陸希聲四注及傳奕
 所傳古本道德經耳外李約李榮賈清東各有注說
 王顧等奉玄宗命撰所注經疏杜光庭又從而為廣

聖義亦皆唐人並見藏室始知志所著錄猶有未盡
 惜乎名存而書亡者十蓋八九也

樂臣公學黃帝老子其本師號曰河上文人不
 知其所出河上文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翁公
 毛翁公教樂瑕公樂瑕公教樂臣公樂臣公教蓋公
 蓋公教於齊高密膠西為曹相國師見史記樂毅傳

漢桓譚曰管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後世好之者以
 為過於五經自漢文景之君及司馬遷皆有是言揚

傳

嚴君平卜筮成都市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著龜
為言利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
臣言依於忠各因勢道之以善裁日閱數人得百錢
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博覽亡不通依老子
嚴周之旨著書十餘萬言

阮籍著通老論曰道者法自然而為化侯王能守之
萬物將自化易謂之大極春秋謂之元老子謂之道

見太平御覽

王輔嗣山陽高平人少而察慧十餘歲便好莊老通

辨能言何平叔注老子始成詣王見王注精奇迺神

伏曰若斯人可與論天人之際矣因以所注為道德

二論魏氏春秋曰弼論道約美不如此自然出技過多之太原王濟好言老莊嘗云見弼易注所隱者多

殷仲堪有思理能清言嘗云三日不讀道德經便覺

舌本間強見世說

庾子嵩恢廓有度量自謂是老莊之徒曰昔未讀此

書意嘗謂至理如此今見之正與人意暗同見晉書

阮宣子好老易能言理不喜見俗人時誤相逢即舍

去傲然無營家無儋石之儲晏如也名士傳

周彥倫善言名理每賓客會集周虛席晤語詞韻如

流聽者忘倦尤善老易與張思光遇輒以玄言相滯

彌日不解

阮瞻咸之子也見司徒王戎戎問曰聖人貴名教老

莊明自然其旨同異瞻曰將無同戎咨嗟良久即命

辟之謂之二語椽見晉書本傳世說作阮修

宗測少靜退不樂人間豫章王嶷徵為參軍答云何

為謬傷海鳥橫斤山木欲遊名山迺掛其祖所畫向

子平圖於壁上齋老莊二書自隨子孫拜辭悲泣測
長嘯不顧

仲長子光字不曜往來河東備力自給無室廬絕妻

子開皇末始庵河渚間以息身焉賣藥為業人莫之

知也汾陰生遊河渚一見而伏曰東方朔管輅不如

也由是顯重守令來謁辭以瘖疾未嘗交語著獨遊

頌河渚先生傳以自寓識者知其懸解人也有請道

者書老易二字示之彈琴餌藥以終其世

王績嗜酒不在事有奴婢數人種黍春秋釀酒養鳧

雁蕘藥草自供以周易老子莊子置牀頭他書學讀也游北山東臬著書自號東臬子

王希夷隱嵩山師黃履學養生喜讀周易老子餌松柏葉雜花年七十餘筋力不衰刺史盧齊卿就謁問政答曰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此言足矣

貞一先生司馬承禎字子微廬天台不出睿宗命其兄承禕就起之既至引入中掖廷問其術對曰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夫心自所知見每損之尚不能已况攻異端而增智慮哉帝曰治身則爾治

國若何對曰國猶身也故游心於淡合氣於漠與物

自然而無私焉而天下治帝嗟嘆曰廣成之言也開元中再名至都玄宗詔於王屋山置壇室以居善篆

隸帝命以三體寫老子判定文句見新唐書隱逸傳善書本傳云玄宗

令以三體寫老子經因刊正文句定著五千三百八十言為真本以奏上之

盧鴻一字顯然隱於嵩山開元六年徵至東都謁見

不拜宰相遣通事人問其故奏曰臣聞老君言禮者

忠信之薄不足可依山臣鴻一敢以忠信奉見唐書

隱逸傳

宗元先生吳筠魯中之儒士也入嵩山為道士久之
 遊天台玄宗遣使徵之既至問以道法對曰道法之
 精無如五千言其諸枝詞蔓說徒費紙劄耳見舊唐書隱逸傳
新書本傳云帝嘗問道對曰深於道者無如老子五千文其餘徒喪紙劄耳後問神仙治煉曰此野人事積歲月求之非人主監置意與舊唐書少異故併錄之
 秦系會稽人天寶末避亂剡溪客泉州南安有太松
 百餘系結廬其上穴石為硯註老子彌年不出人號
 其所居為高士峰

唐憲宗顧宰臣曰神仙之事信乎李藩對曰神仙之

說出於道家道家所宗老子五千文為本老子指歸
 與經無異彼代好怪之流假託老子神仙之說故秦
 始皇漢武帝二主受惑卒無所得上深然之見舊唐書憲宗紀
 唐相陸希聲著道德經傳四卷其序略云夫老氏之
 術道以為體名以為用無為無不為而格於臯極者
 也揚朱宗老氏之體失於不及以至於貴身賤物莊
 周述老氏之用失於太過故欲絕聖弃智申韓失老
 氏之名而弊於苛繳刻急王何失老氏之道而流於

虛無放誕此六子者皆老氏之罪人也乃為述傳以
陽宗昔又云昔伏羲氏畫八卦象萬物窮性命之理
順道德之和老氏先天地本陰陽推性命之極原道
德之奧此與伏羲同其原也文王觀太易九六之動
貴剛尚變而要之以申老氏察太易七八之正致柔
守靜而統之以大此與文王通其宗也孔子祖述堯
舜憲章文武導斯民以仁義之教老氏擬議伏羲彌
綸黃帝肩天下以道德之化此與孔子合其權也此
三君子者聖人之極也老氏皆變而通之反而合之

研至變之機探至精之歸斯可謂至神者矣

唐兵部郎李約勉之子也注道德經四卷其說謂世
傳此書為神仙虛無言又詆太史遷先黃老而後六
經之失此流俗之言也以我觀之六經乃黃老之枝
葉爾

開元初詔中書令張說舉能治易老莊者集賢直學
士疾行果薦會稽康子元及平陽敬會真於說說籍
以聞並得侍讀俄並兼集賢侍講學士始行果會真
及長樂馮朝隱同進講能推索老莊秘義會真亦善

老子每啓篇先熏盥乃讀見新唐書 儒學傳

李衛公德裕諫敬宗搜訪道士疏曰臣聞道之高者莫若廣成玄元人之聖者莫若軒皇孔子管軒皇問廣成子理身之要廣成子云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神將自清無勞子形無搖子精乃可長生又云得吾道者上為皇下為王玄元語孔子云去子之驕氣與多慾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于子之身吾所告子若是已故軒皇發謂天之嘆孔子與猶龍之感前聖於道不其至乎若使廣成玄元混迹而至語陛

下之道以臣度思無出於此見李文 饒集

香山白文公居易曰夫欲使人情儉樸時俗清和莫先於體黃老之道也其道在乎尚寬簡務儉素不眩聰察不役智能而已蓋善用之者雖一邑一郡一國至于天下皆可以致清靜之理焉管必賤得之故不下堂而單父之人化汲黯得之故不出閭而東海之政成曹參得之故獄市勿擾齊國大和漢文得之故刑罰不用而天下大理其故無他清靜之所致耳見氏長 慶集

張薦明少以儒學遊河朔後去爲道士通老子莊周之說晉高祖名見問道家可以治國乎對曰道也者妙萬物而爲言得其極者尸居在席之間可以治天下高祖大其言延入內殿講道德經拜以爲師賜號通玄先生後不知所終見五代史

太祖征太原駐蹕鎮陽聞道士蘇澄隱五代之際屢聘不至名見於行宮澄隱時年八十太祖問以養生對曰臣養生不過精思鍊氣爾帝王則異於是老子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無欲而民自樸無爲無欲疑

神泰和音黃帝唐堯享國永季得此道也太祖說其

言見東都事略隱逸傳及高道傳

宋太宗語近臣曰朕讀老子至佳兵者不祥之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未嘗不三復以爲規戒

鴻濛子張無夢字靈隱好清虛窮老易入華山與劉海蟾種放結方外友事陳希夷先生無夢多得微旨久之入天台山真宗名對問以長久之策無夢曰臣野人也山中嘗誦老子周易而已不知其他除著作佐郎固辭還山賜金帛處士號並不受見高道傳

了齋陳忠肅公權嘗著書二十餘篇曰昭語其序略云玉清昭應宮使王曾請校三館道經上因言其書不如老氏五千言清靜而簡約張知白曰陛下留意於此乃治國無為之術見了齋集田諫議錫尺木贊序曰龍之興也階於木也君之起也人為階也抑有無位之聖韜光之賢以名迹相參以材能相濟如丘明之才乃仲尼之尺木乎故能發揮春秋以垂聲教也尹喜之賢乃老聃之尺木乎故能詢謀道德以貽後世也見成平集

陳忠肅公曰老子言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又言治大國若烹小鮮夫烹魚者無所事於煩之也制水火之齊以熟之而已舜無為而治其不以此歟又曰武帝黜黃老而用儒術未嘗不本於仁義而觀其實效則亦異於始皇者幾希當此之時天下不一日而無事思慕文景不可復得然則黃老亦何負於天下哉又曰疏廣謂受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宦成名立而不去懼有後悔於是父子相隨移病而歸當時賢之後世追誦然其知止之意發於老氏見了齋集

歐陽文忠公脩曰前後之相隨長短之相形推而廣之萬物之理皆然也然老子為書其言雖若虛無而於治人之術至矣又曰道家者流本清虛去健羨泊然自守故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雖聖人南面之治不可易也見本集

延平先生羅從彥仲素曰老子之書孔子未嘗譽亦未嘗毀蓋以謂譽之則後世之士溺其和光同塵之說而流入於不羈毀之則清靜為天下正之論其可毀乎既不譽又不毀其可不略言故止謂竊比於我

老彭見羅元生語錄

或問龜山楊文靖公時曰說者謂老彭乃老氏與彭錢非謂彭之壽而謂之老彭也然老氏之書果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乎答曰老氏以自然為宗謂之不作可也見龜山集

龜山曰私意去盡然後可以應世老子曰公乃王見語錄

榮陽呂公希哲嘗大書治人事天莫若嗇於前坐壁上云修養家以此為養生要術然事事保謹常令有

餘持身保家安邦之道不越於此不止養生也呂氏雜錄
東坡蘇文忠公軾奏詔撰上清儲祥宮碑云臣謹按
道家者流本出於黃帝老子其道以清靜無為為宗
以虛明應物為用以慈儉不爭為行合於易何思何
慮論語仁者靜壽之說自秦漢以來始用方士言乃
有飛仙變化之術黃庭木洞之法太上天真木公金
母之號天皇太乙紫微北極之祀下至於丹藥奇技
符籙小數皆歸於道家嘗竊論之黃帝老子之道本
也方士之言末也又蓋公堂記云曹參為齊相聞膠

西蓋公善治黃老言使入請之用其言而齊大治其
後以其所以治齊者治天下至今稱賢焉吾為
膠西守知公之為邦人也求其墳墓子孫而不可得
慨然懷之師其言想見其為人夫曹參為漢宗臣而
蓋公為之師可謂盛矣而史不記其所終豈非古之
至人得道而不死者歟見本集
蘇子由自題老子解後云予年四十有上謫居筠州
筠雖小州而多古禪刹四方遊僧聚焉有道全者往
黃蘗山南公之孫也行高而心通喜從予遊嘗與予

談道子告之曰子所談者予于儒書已得之矣全曰
 此佛法也儒者何自得之予曰不然予忝聞道儒者
 之所無何苦強以誣之顧誠有之而世莫知耳儒佛
 之不相通如胡漢之不相諧也子亦何由而知之全
 曰試為我言其略子曰孔子之孫子思子思之書曰
 中庸中庸之言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
 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和也者天下之達道
 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此非佛法而何顧所
 從言之異耳全曰何以言之子曰六祖有言曰不思善

不思惡方是時也孰是汝本來面目自六祖以來人
 以此言悟入者太半矣所謂不思善不思惡則喜怒哀
 哀樂之未發也蓋中者佛性之異名而和者六度萬
 行之總目也致中極和而天地萬物生於其間此非
 佛法何以當之全驚喜曰吾初不知也今而後始知
 儒佛一法也子笑曰不然天下固無二道而所以治
 人則異君臣父子之間非禮法則亂知禮法而不知
 道則世之俗儒不足貴也居山林木食澗飲而心存
 至道雖為天師可也而以之治世則亂古之聖人

中心行道而不毀法而後可耳全作禮曰此至論也
是時子方解老子每出一章輒以示全全輒嘆曰皆
佛說也子居筠五年而北歸全不友亦化去逮冬二
十餘年也凡老子解亦時有所刊定未有不與佛法
合者時人無可與語思復見全而示之故書之老子
之末大觀二年十二月十日子由題又曰子答南遷
海康與子瞻兄邂逅于藤州相從十餘日語及平生
舊學子瞻謂子子所作詩傳春秋傳古史三書皆古
人所未至惟解老子差蓋不及予至海康閒居無事

凡所為書多所更定乃再錄老子書以寄子瞻自是
蒙恩歸北子瞻至毗陵得疾不起逮今十餘年竟不
知此書于子瞻為可也政和元年冬得姪邁等所
編先公手澤其一曰昨日子由寄老子新解讀之不
盡卷廢卷而嘆使戰國有此書則無商鞅韓非使漢
初有此書則孔老為一使晉宋間有此書則佛老不
為二不意老年見此奇特然後知此書當子瞻意然
予自居潁川十年之間於此四書復多所刪改以為
聖人之言非一讀所能了故每有所得不敢以前說

為定今日以益老自以為足矣欲復質之子瞻而不
可得言及於此涕泗而已十二月十一子由再題
眉山蘇籀頴濱文定公之孫也記其遺言曰公為籀
講老子數篇曰高於孟子一二等矣又曰言至道無
如五千文又曰公老年作詩云近存八十一章注從
道老聃門下人蓋老而所造益妙錄錄者莫測矣
遺見

呂吉甫作道德經傳成以元豐元年表進於朝曰臣
惠卽言臣聞庖丁奏刀得養生於文惠輪扁釋鑿議

讀書於齊桓志之不分道或有在臣誠惶誠懼頓首
頓首臣竊以太制散於智慧之偽命生失其性情之
初爰有真人起明至教獨推原於道德蓋祖述於典
墳是以雞犬相聞莊周指謂神農而上谷神不列
子稱為黃帝之書究其微言中有妙物唯恍唯惚視
聽莫得以見聞不古不今迎隨孰知其首尾失之其
出彌遠至寶秘於荆山而莫知悟之不名自來玄珠
索之象罔而可得軒轅華胥之國唐堯姑射之山皆
極至遊遂臻泰定此書之指其詣不殊曹參師於蓋

公而相齊國孝文傳之河上而為漢宗僅得淺膚猶
幾康阜夫唯俗學不識道真徒見其文有異詩書之
迹莫知其指乃是皇王之宗故聞不尚賢則謂遺之
野而不收不責貨則謂弃諸地而不用謂絕學則無
憂等於禽犢謂絕聖則無法等於鴻荒不知靈府之
間有若清眸之上雖留金屑亦翳神光故令善惡之
兩遺而極冲虛之一致茲難情度宜使智迷遂以允
聖之信言列於百家之珍說發茲微學空屬至神伏
惟皇帝陛下以高真之質而出應君師以妙本之餘

而形為事業蠱飭而庶政交舉革當而四方已孚方
將齊心服形而捐治物養已之累深根固蒂以趣長
生久視之門同天下於華胥見神人於姑射深造其
極適丁斯時臣性維顛蒙生足憂患每思朝徹以解
天攷汎觀以考其散殊又損而期於脗合維日不足
歷年於茲晚於斯文忽若有得即動而靜物芸芸而
歸根由濁以清中冥冥而見曉遂以其意達之於辭
雖云自安未知其可竊謂至人之靜鑑實為學者之
元龜敢用臆聞以占中否龍隨章散固難知其上天

馬以智專因可取於辨道倘有一言之補敢辭萬死之誅所著老子道德經傳凡計四冊謹奉表投進以聞臣惠卿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元豐元年正月日資政殿學士通議大夫定州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兼知定州軍州事及管內勸農使上輕車都尉東平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戶臣呂惠卿上表按李延

遺書云呂吉甫讀莊子至參萬歲而一成純遂大悟性命之理故其老莊二解獨冠諸家

陸陶山農師曰自秦以來性命之學不講於世而道德之裂久矣世之學者不幸蔽於不該不徧一曲之

書而日汨於傳注之卑以自失其性命之情不復知天地之大醇古人之大體也予深悲之以爲道德者關尹之所以誠心而問老子之所以誠意而言精微之義要妙之理多有之而可以啓學之蔽使之復性命之情不幸亂於傳注之卑千有餘年尚昧故爲作傳以發其既昧之意雖然聖人之在下多矣其著書以道德之意非獨老子也蓋約而爲老子詳而爲列子又其詳爲莊子故予之解述列莊之詳合而論之庶幾不失道德之意見經注

眉山唐庚子西曰世疑老子西遊以謂有慈有儉有不為天下先持是道以遊於世何所不容而猶有所去就邪是大不然惟其無往而不容則雖蠻貊之邦行矣此所以為老氏見眉山集

淮海秦觀曰班固贊司馬遷以為是非頗謬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孰謂遷之高才博洽而至於是以臣觀之不然彼實有見而發耳孟子曰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揚子亦曰道以導之德以得之仁以人之義以宐之禮以體之天也合則渾離

則散蓋道德者仁義禮之大全而仁義者道德之工偏黃老之學貴合而賤離故以道為本六經之教於渾者略於散者詳故以仁義禮為用遷之論大道也先黃老而後六經豈非有見於此而發哉又曰史稱崔浩自比張良謂稽古過之以臣觀之浩曾不及荀賈何敢望子房乎夫以其精治身以緒餘治天下功成事遂奉身而退道家之流也觀天文察時變以輔人事明於末而不知本陰陽家之流也子房始遊下邳受書於圯上老人終曰願棄人間事從赤松遊則

其術蓋出於道家也。浩精於術數之學，其言熒惑之入秦，彗星之滅晉，與夫兔出後宮，姚興獻女之事，尤異及黜莊老，乃以為矯誣之言，則其術蓋出於陰陽而已。此其所以不同也。見淮海集

鼂文元公迴曰：古今名賢多好讀老莊之書，以其無為無事之中，有至美至樂之理也。又曰：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雖聖人矯激太過，而善利之心極於深切，人能不耽耳目之娛，不縱口腹之美，勿問有得決定無矣。並見昭德新編

又曰：老子曰：知常曰明，處世之人止知晝夜是常，而人如故，出世之人以生歿為晝夜，又知生歿是常，而性如故，是以明心坦然，視生歿而無怖。見老智餘書

盱江李泰伯曰：韓退之有言：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為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云爾，佛之說吾不能詳，曾子問老子列傳，則有問禮之事，史未足盡，信禮記經之屬也。亦有妄乎。見退居類藁

嵩山景迂生鼂說之曰：伏羲文王周公贊易之後，惟

老氏得易之變通屈伸知柔而貴虛務應而不得殷勤以立言幸乎此書之存也又曰王弼注老子道德經二篇真得老子之學執蓋嚴君平指歸之流也其言仁義與禮不能自用必待道以用之天地萬物各得其一豈特有功於老子哉凡百學者蓋不可不知乎此也又曰弼知佳兵者不祥之器至於戰勝以喪禮處之非老子之言乃不知常善救人故無弃人常善救物故無弃物獨得諸河上公而古本無有也賴傳奕能辨之爾見本集

碧虛子陳景元師事張鴻濛嘗著道德經藏室纂微篇蓋采摭古諸家注疏之精微而參以師傳之秘集而成書熙寧中因召見進呈御筆獎諭又有所注南華經章句音義凡二十餘卷今並入藏見碧虛子傳并纂微篇序

道藏目錄

谿堂謝逸壽亭記曰孔子所謂仁者壽老子所謂久而不止者壽釋氏所謂無量壽三聖人者其言雖異其意則同蓋仁者盡性盡性則久而不止久而不止則其壽豈有量哉彼徒見髮毛爪齒歸於地涕唾津

液歸於水暖氣歸火動轉歸風而以為其人真歿矣
然不知湛然常存未嘗歿也見谿堂集

道鄉鄒忠公浩曰玄牝之門取諸吾身則鼻也鼻者
息之所由以出入綿綿若存用之不勤則其息深矣
孫叔敖鼻間栩栩然是已莊子曰真人之息以踵衆
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隘言若哇其嗜慾深者其天
機淺素問曰非出入則無以生長壯老已非升降則
無以生長收藏升降出入無器不有四者之有而
貴常守知此然後知谷神之所以不歿又曰虛其心

則腹自實弱其志則骨自強並見道鄉集

邵伯溫曰康節先公以老子為知易之體以孟子為
知易之用論文中子謂佛為西方之聖人不以為通

見邵氏聞見錄

西塘鄭俠曰俠聞之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易
曰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
而不知喪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然則進退存亡得喪之理其不一致乎何其知退知
亡知足知止之難而聖人丁寧讚歎之深乎曰得喪

一也進退有道則進不易而退不難存亡無兩致存
 不喜而亡不憂進退存亡一歸於道可止而止可行
 則行孰不一致哉又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
 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又
 曰惟道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如是者以
 所養者小故也俗之所養無非小故以大道爲不肖
 是皆未足與語夫道又曰道大而廣矣人之營營而
 卒乎小者累于物也元者善之長而至於大之謂也
 至而不知其爲大則同於道而與世俗者相似故天

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蓋衆方昭昭察察而錐競我
 獨悶悶以天下爲不足爲者宜乎其不稱似故能成
 其大大而有之其去世俗不能以寸矣故卒之不肖
 下士聞之笑而後庶幾夫道不笑則不足以爲道也
 又曰水善利萬物又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
 然則沮之隨變則臭腐濁穢不可以濯足亦其自取
 不幾於惡乎思復性者以是爲鑒知夫清且明者自
 我性而濁且亂者亦自我之有以來之也去其汨且
 惑者而清明在躬然後揚波涵泥與之偕而莫吾能

化也以其莫吾能化彼將寢寢以明潔而莫之知予
力焉又曰水之性清以其出於土也而土汨之是以
如其濁也徐而清之可以鑒毛髮人之識明以其
出於物也而物惑之是以如其亂也徐而明之可
以燭日月夫鄉也清汨之則濁濁而徐之復清鄉也
明惑之則亂亂而徐之復明也是濁且亂者常自外
加我而清且明者在我而已經曰天地相合以降甘
露人莫之令而自均夫雨露之在天地細故也而猶
平均如是況於人之靈識乎又曰三代而上無有孔

孟老莊釋氏之教遇帝而帝遇王而王而衰周以降
乃有三氏之教其實憂世之溺而致所以濟之者云
耳又嘗自作大慶居士序曰居士本儒學以孔氏為
宗得老氏之說以明並見西塘集
葉夢得曰刪書斷自堯舜而易獨及伏羲神農黃帝
然後知堯而上蓋有其人六經存而不論嘗試會之
以心則其說曰易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
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孰能與於此然後知伏
羲神農黃帝至於堯舜世而相傳者皆不出乎易退

而質諸老氏則與易異者無幾又曰論語記竊比於我老彭後孔子者孟子孟子之於儒蓋秋毫不以少亂也其拒楊墨排儀秦過於桀紂終不及老氏乃其言盡心知性以至於命則老氏之所深致意也然後知老氏之書孔孟所未嘗廢又曰老氏之書其與孔子異者皆矯世之辭而所同者皆合於易後老氏數百年復有佛氏者出其辭益荒遠深妙而要其至到與老氏殆相為表裏並見經注葉夢得曰老氏論氣欲專氣致柔如嬰兒孟子論氣

以至大至剛直養而無害充塞乎天地之間二者正相反從老氏則廢孟子從孟子則廢老氏以吾觀之二說正不相反人氣散之則與物敵而剛專之則反於已而柔剛不可以勝剛勝剛者必以柔則專氣者乃所以為直也直養而無害於外則不惟持其志毋暴其氣當如曾子之守約約之至積而反於微則直養者乃所以為柔也蓋知道之至者本自無二見石林齋董思靖云老子之道以清淨無為自然為宗以虛明

淨又作靜

應物不滯爲用以慈儉謙下不爭爲行以無欲無事
不先天以開人爲治其於治身治人也至矣如用之
則太古之治可復也以其所值之時俗尚文勝淳朴
之風無復存者而老子抱純素之道與時偕極必待
感而後應故不得位以推是於天下蓋知夫時數之
有所忤也然終不能忽然道之無傳是以有教無類
而且矐矐於西方之異俗則其憫當時慮後世之心
何如哉猶幸斯文不墜故西關何駕東魯見龍而書
與言之尚存也河上丈人黃石公樂臣公益公之徒

蓋能究其旨而體之斂厥用於一身則在我之天下
已義皇矣及其道之有所授則孝文以之爲君子房
以之佐漢曹參以之相齊果能通一脉於苛秦之後
吁亦一驗也然使又有進於是如其人義皇之則義
皇矣或者見是書詞意含洪寬大而不知致察於虛
極靜篤之時存乎體之至嚴至密者以爲庶政庶事
之本乃徒務爲悶悶若昏之量而習弊反墮於優游
姑息遂有清虛不及用之譏故不經而子視之嗚呼
惜哉或謂微言隱訣多寓其間以故首章有無在二

丹神氣水火也。虛心實腹則鍊鉛之旨。用兵善戰則采鉛之方。沖字從水從中。乃喻氣中真一之水。三十輻共一轂。爲取五藏各有六氣之象。及準一月火符之數。如斯等義。今皆略之。何則。性由自悟。術假師傅。使其果寓微旨。亦必已成之士。口授纖悉。然後無惑。區區紙上烏足明哉。況是經標道德之宗。暢無爲之旨。高超象外。妙入環中。遽容以他說小數。雜之乎白樂天云。元元皇帝五千言。不言藥。不言仙。不言白日升青天。亦確論也。

